

ZHONGGYA XUEKAN

第5辑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中亚学刊

■ 纪念孙毓棠先生诞辰85周年

■ 马雍先生诞辰95周年文集

孙毓棠先生是我国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前辈学者

马雍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优秀学者

——陈高华先生语



中 亚 学 刊

第 五 辑

中 国 中 亚 文 化 研 究 协 会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

主 编 陈高华 余太山

编 委 潘志平 厉 声 苗普生

新 疆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亚学刊/陈高华,余太山主编.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6

ISBN 7-228-05164-5

I. 中… II. ①陈…②余… III. 中亚—历史—研究—文集 IV. K360.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7471 号

本书承香港梁雨川小姐提供赞助,谨此致意。

书 名: 中亚学刊 第五辑

著作责任者: 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 编

责任编辑: 王澍梅

标准书号: ISBN 7-228-05164-5/k·778

出版者: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印 刷: 新疆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版本记录: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1.5 印张 400 千字 印数: 1—2000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2000.4 14

考古书店

目 录

纪念孙毓棠先生和马雍先生 陈高华(1)

新博本吐火罗文 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

第二十二张(两页)译释 季羨林(4)

据史德语考 荣新江 段晴(9)

一件回鹘文皈依三宝愿文译释

..... Peter Zieme 牛汝极(22)

高昌城形制初探 孟凡人(37)

清代的新疆红钱与新疆银币 穆 渊(62)

唐朝初年与东突厥关系史考 吴玉贵(74)

《大事记年》所载吐蕃与突厥关系考 杨 铭(127)

北庭之战后的回鹘、吐蕃与葛逻禄 华 涛(141)

穆罕默德·谢里甫及其乌瓦伊西耶教团 ... 陈国光(152)

布鲁特诸部研究 潘志平(165)

荀悦《汉纪》所见西域资料辑录与考释 余太山(216)

《大唐天竺使出铭》校释 林梅村(239)

《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校释举例

(器用门至文史门) 刘迎胜(253)

尉迟乙僧综考 吴 焯(300)

另一种角度的观察与诠释 魏良弢(333)

纪念孙毓棠先生和马雍先生

陈高华

1985年,孙毓棠先生和马雍先生相继辞世,我国史学界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失。

孙毓棠先生(1911—1985年)是我国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前辈学者。他从本世纪30年代起,长期从事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孙先生以擅长中国经济史而蜚声于学术界,但他对中亚历史和中外关系史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年发表的长诗《宝马》以西汉时期李广利征大宛为题材,不仅显示了作者的艺术才华,而且也说明了他对中亚历史有深刻的认识。打倒“四人帮”以后,孙先生鉴于中亚历史和中外关系史的重要,以及我国研究的滞后,积极提出建设和发展这两个学科的建议。他身体力行,以很大的精力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招收研究生,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还积极参与了中亚文化协会和中外关系史学会的筹建工作。协会和学会成立以后,他又担任了领导职务。

马雍先生(1931—1985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优秀学者。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54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先致力于外国史籍的翻译,后从事西北史地和出土文献的研究,成就殊多。1979年,马雍先生协助孙毓棠先生在历史所建立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先任副主任,后任主任。他还积极参与中亚文化协会和中外关系史学会的筹建工作,在协会和学会建成后,担任两会的秘书长职务,为推动协会和学会的工作,

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马雍先生还积极参加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委员,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理事。

我于1960年到历史研究所工作,虽然早就知道二位先生的名字,但无缘相识。与孙先生的交往,始于下放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劳动时。孙先生和我同在一排(干校人员按连、排、班编制)又同住一室,接触就多了起来。当时孙先生久经磨难,沉默寡言,但接触既多,仍可感觉其和蔼可亲,博学多闻,以及对后辈的爱护。孙先生调回北京,参加《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工作,是我送他上车的。后来干校撤消,我也回到北京,与孙先生时有往还,特别是“四人帮”倒台以后,历史所恢复研究工作,联系更多。后来孙先生受命筹划设计《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史》卷的工作,我亦有幸得参与其事,对孙先生的渊博学识和孜孜不倦的献身精神,有进一步的了解。尽管重病缠身,他仍以巨大的热情,从事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并为培养学生花了大量的心血。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实际上经常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直至最后倒下,才放下了他的笔。学问之道,薪火相传。优良的学术传统,是学问进步的极其重要的财富,而这种传统,常常在一些优秀学者身上体现出来。孙先生就是一个典型,他的道德、文章,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和马雍先生是“文化革命”后相识的。80年代前半期,我和他一起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工作,接触甚多。1983年我们同去巴黎参加编委会,当时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编委会里有几个人处处与中国为难,施加种种压力。我们不得不作出反应,使他们的意图不能得逞,在几天会议的过程中,马雍先生坚持原则,沉着应付,他的立场鲜明,言词犀利,不仅使挑衅者知难而退,而且也赢得了其他同事的尊重。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会议期间过于紧张,导致咯血之疾复发,但仍然坚持与会,直至结束。这种精神,使我深为钦佩。马雍先生博学多识,才智过人。他长于谈吐,娓娓道来,使人忘倦,常使朋辈为之倾倒。他视学术为生命,虽然身患多种疾病,仍废寝忘食,完成了大量富有价值的研究工作,终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实践了“此心今已许天山”的诺言。

我国的中亚历史研究和中外关系史研究,严格来说,是在本世纪的20年代起步的。不少前辈学者为之付出了心血,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是,由

于种种原因,直到本世纪 70 年代中期,我国这两个学科的研究水平,仍是相当落后的。“文化革命”以后,在党和政府关怀下,在一些学者的提倡和组织下,这两个学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孙毓棠先生和马雍先生,便是作出很大贡献的两位。现在,距离“文化革命”结束不过 20 年,我们的中亚史研究和中外关系史研究,已经面目一新,无论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成就。更加可贵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长起来,成为这两个学科的骨干力量。完全可以相信,在本世纪末和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我国学者在这两个孙先生和马先生曾为之呕心沥血的学科研究工作中,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站在世界学术界的前列。

《中亚学刊》的创办,旨在推动中国中亚学的发展,传播中国中亚学者的研究成果,促进中外中亚史学界的学术交流。孙先生和马先生都很关心这个刊物,马雍先生还主持编辑了本刊的第一、二辑。遗憾的是,两位先生都未能看到本刊第二辑的正式出版。在以后的《学刊》编辑工作中,我们仍然遵照两位先生的意见,坚持学术性,坚持高标准,使刊物能反映出当前我国中亚学研究的面貌。这一辑《学刊》的编辑,正当孙毓棠先生诞生八十五周年,马雍先生诞生六十五周年,我们即以此作为纪念专号。我们相信,中亚学的继续发展,优秀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现,便是对两位先生的最好纪念。

新博本吐火罗文 A(焉耆文) 《弥勒会见记剧本》 第二十二张(两页)译释

季羨林

关于这个本子的发现经过,我已经在很多地作过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新疆博物馆编号二十二的这一张,属于《弥勒会见记剧本》的第三幕,关于这一张的内容,我在发表第二十一张时,已经有过介绍,为了减轻读者翻检之劳,我再从汉译佛典《贤愚经》中抄出一段:

时佛姨母摩诃波闍波提,佛已出家,手自纺织,预作一端金色之毼毛,积心系想,唯俟于佛。既得见佛,喜发心髓。即持此毼,奉上如来,(《大正新修大藏经》4,434a)

这一张只是这一个故事的开端。

至于文章内容的排列,也同以前一样。先排原件影印本,后排拉丁字母转写,然后以页为单元,先译文,后注释。转写所用的符号,也同以前一样。

1. 22 1/2

- 1 //// • til₁sinā₂ ^[1] arāntasāśa₁ pācar śuddhodam₁ lan₂ mā
- 2 (car) //// (ri)yac yeṣ tām praṣ₁taṃ śākkiñ₁ tir iyāmtsānt₂ antāne ptāñka
- 3 (t kassi) //// mā yāl₁ ♦ tma₂ṣ ptāñka₁ ka₂ssisī ma₁rkampa₁l āksimña oka
- 4 (t tmam) //// (pa) ra₁m kalpānt₁ ♦ trit āksiñña st₁war tmām śākkiñ₁
para₁m kalpānt₁ śākkoka
- 5 (t) //// okāk₁ śākkiṣi₁ kūli para₁m mā ka₁lpos seṣ₁ ta₁m pa₁lkora₂ṣ śākkiṣi
- 6 //// —c^ä kakmun₁t ♦ klo₁ṣiññant₁ kūyal ta₂ṣ ptāñka₁ ka₂ssi atla₂ssi at₁s
ma₁rka
- 7 (mpal) //// nāñ^ä kūlewāñ₁ ka₁mpo tāka₁ mahāprajāpati gautaminac
yārsānt₁ ||
- 8 //// ptāñka₁ ka₂ssi ♦ ārkisōṣṣam ka₁katku mā nu wa₁sam ma₁rkampa₁l
āktsiṣ₁ tā

1. 22 1/1

- 1 //// lkatsi ♦ pyām ske ma₁ntne ka₁lpām ta₁rkrant₁ ma₁rkampa₁l klyosnāssi
ptāñka₁
- 2 (t ka₂ssim) //// mā ymār śākkeśsi₁ lan₂ śaśārs₁ śākkeśsi₁ nāta₁k śuddho-
dam₁ wāl₁ penu ca
- 3 //// (ma₁rka) mpal₁ pa₁klyoṣa₂ṣ ta₁preṃ komsā para₁mā kūlewāñ^ä
klyoseñc^ä tma₂ṣ śākkiṣi₁ nā
- 4 (ta₁k) //// ñ ma₁rkampa₁l klyossi ke ka₁lpont₁ kumpa-kump kro₁pa-krop
kapilavā
- 5 (stu) //// rc • m kusne para₁m ka₁lpoṣ₁ śākkiñ₁ cem₁ śla ymassurñe āsuk
metra₁ l ku

- 6 (sne) //// • ras crañkar tā yäc^ä kūlewān^ä yaśam ontam markampal
klyossi
- 7 //// ñcä mantwäkñā || sākkiñ trañkiñc^ä tanne trañkaś arkamtse
- 8 //// lam anäs ♦ śapnont wästa — kantwāñ^ä maskantra ♦ ymār

1. 22 1/2

- 1 ……同新剃度的^{〔1〕}阿罗汉^{〔2〕}在一起,为了使父亲净饭王、母亲
- 2 大爱道乔达弥和其他释迦族贵人欢喜^{〔3〕},他来到(迦毗罗卫)城。此时释迦族人制订了规章,佛天师尊在哪里
- 3 (说法,妇女)^{〔4〕}不能去。于是,佛天师尊说^{〔5〕}法,八
- 4 (万释迦族人得道。第二次说法,六万释迦族人)^{〔6〕}得道。第三次说法,四万释迦族人得道。共十八万人
- 5 (释迦族男子从烦恼压迫中解脱出来)。^{〔7〕}却没有一个释迦族妇女得道。看到这个以后,释迦族妇女
- 6 (十分悲愁难过)。^{〔8〕}她们聚集在一起相互诉苦^{〔9〕}:“为什么佛天师尊只为男人说法?
- 7 ……妇女们聚集在一起,向大爱道乔达弥致敬。
- 8 ……“(像优昙钵罗花一样,佛很难出现世间)^{〔10〕}。他现在出现于世间了,不给我们说法。

注 释

〔1〕回鹘文本 2a4。原文 tilsin ās,似缺前半,形式是多数间接格,是否就有“剃度”之意?

〔2〕回鹘文在 2a4:“一千僧人”。

〔3〕回鹘文本 a5—8。

〔4〕回鹘文本 a13—14。

[5]原文 āk śimñā, 字根 √aks, 这里是过去时, 主动语态, 第三人称, 单数。mñ, 一般写作 ññ。

[6]回鹘文本 a16—18。

[7]回鹘文本 a21—23。

[8]回鹘文本 a27。

[9]原文 Kłosinñant, 回鹘文本相应的地方是“相互诉苦”。字根似应是 √klo, 过去没有出现过。这里是过去时, 中间语态, 第三人称, 多数。字中的 ññ, 参阅 W. Krause 和 W. Thomas, Tocharisches Elementarbuch, § 450。上面 3 的 āksinñā, 也属于这一类。

⑩回鹘文本 b3—5

1. 22 1/1

1 ……(我们已和难遇的有福之人相遇。现在他不给我们说法。我们也看不到他那看不够的漂亮相貌)^[1]。请你努力, 让我们能够得到允许去^[2]听法, 能(看到)佛天师尊”。

2 ……(乔达弥)迅速地报告了释迦族之王、释迦族的头领净饭王

3 ……(净饭王说:)“你们来听法吧!”就这样, 过了一天, 妇女们就听法了。于是, 释迦族的头领^[3]

4 ……得到了听法的允许以后, 她们一堆堆^[4]、一群群地从迦毗罗卫城

5 (走到尼拘卢陀僧伽蓝)^[5]。那些得道的释迦族人沉思着^[6]走了过去, 那

6 (些未得道的释迦族求乞童子^[7], 迎面走来, 对她们)说道: “妇女们! 你们到哪里去呀? 难道是听法吗?

7 ……^[8]释迦族男人说道: “他^[9]这样说: 黑^[10]

8 (毒蛇有五种罪孽。若问哪五种? 第一是令人讨厌的气味; 第二是面目可怕)^[11], (第三)是贪睡^[12], (第四)是两舌^[13]。迅速地

注 释:

[1]回鹘文本 b5—9。原文的 lkātsi 是动词√lāk 的不定式,可能与“看不够的”有关。

[2]原文 tärkrant 可能是 tärkor 的间接格。

[3]回鹘文本没有相应的文句。

[4]原文 kumpa—kump。意思是“一罐一罐地”,与此处不合。我译为“一堆堆”。

[5]回鹘文本 b19—20。

[6]原文 sla ymassurñe, 第二字等于梵文的 smṛti。回鹘文本 b23:“沉默地”,与此不合。

[7]回鹘文本 b25。

[8]回鹘文本在这里有很长一段话:“‘没有让你们到尼拘卢陀僧伽蓝去听法的旨意。因为我们的族人悉达多说你们有几百种罪孽。’然后妇女们问:‘我们有什么罪孽?’”2b28—3a1。从现在的篇幅来看,吐火罗文本显然不可能有这样多的内容。

[9]指悉达多。

[10]原文 arkamtse, arkant 意思是“黑”。

[11]回鹘文本 3a3—6。

[12]原文 ṣāpnont。ṣāpñi 意思是“想睡的”。这里似乎是从动词字根√ṣāpn的过去分词 sāpno 变来的,是阴性,多数,体格或间接格。√ṣāpn 令人想到梵文的√svap。

[13]原文 wāsta—kantwāñ^ā。这应该是一个 Bahuvrihi 复合词,参阅 Gr. § 337。

据史德语考

荣新江 段 晴

引 言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西域考古发现高潮中,挖宝人和西方探险家从巴楚盆地东北的古城和寺院遗址获得了批文物^[1],在法、德、英三国的收集品中,有来自这一地点的为数不多的一些东伊朗语文书,经过中古伊朗语专家柯诺夫(S. Konow)、贝利(H. W. Bailey)、恩默瑞克(R. E. Emmerick)、施杰我(P. O. Skjaervo)等人的努力,迄今总共公布了十五件文书,其中三件是宗教文献,其余都是世俗文书。由于材料太少,这些文书的语言学研究尚不尽人意,不论是文字,还是语法,都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现将几十年来欧美学者有关这些文书的主要研究成果列出(此目同时作为本文所引主要文献的缩略语),请读者参考:

- S. Konow (1935), "Ein neuer Saka — Dialekt",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XX, Berlin, pp. 772—823 + Taf. 1—8. (《一种新的塞语方言》)
- S. Konow (1941), "Notes sur une nouvelle forme aberrante du khotanais", Journal Asiatique, 233, pp. 83—104. (《关于一种于阗语的新变体》)
- S. Konow (1947), "The Oldest Dialect of Khotanese Saka", Norsk Tidsskrift for Sprogvidenskap, XIV, pp. 156—190. (《最古老的于阗

塞语方言》)

H. W. Bailey (1950), "The Tumshuq Karmavācanā", BSOAS. XIII. 3, PP. 649—670. (《图木舒克的羯磨仪轨》)

H. W. Bailey (1960), Saka Documents, I, London, pls. XXI—XXIV. (《塞语文书》第一册)

H. W. Bailey (1968), Saka Documents, text volume. London, pp. 44—51. (《塞语文书转写译注卷》)

R. E. Emmerick (1967), Saka Documents, V, London, pls. CXXII—CXXVI. (《塞语文书》第五册)

R. E. Emmerick (1985). The Tumshuqese Karmavācanā Text. Stuttgart—Wiesbaden. 30pp《图木舒克语羯磨仪轨文献》)

R. E. Emmerick (1989), "Khotanese and Tumshuqese", Compendium Linguarum Iranicarum. ed. by R. Schmitt. Wiesbaden 1987, pp. 204—229. (《于阗语与图木舒克语》)

P. O. Skjaervo (1987), "On the Tumshuqese Karmavācanā Text", JRAS. pp. 77—90. (《关于图木舒克语羯磨仪轨文献》)

K. T. Schmidt (1988). "Ein Beitrag des Tocharischen zur Entzifferung des Tumsuqsakischen",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5. pp. 306—314. (《图木舒克塞语译本的吐火罗语原本》)

关于这些文书的研究史参看

荣新江(1991).《所谓‘Tumshuqese’文书中的‘gyāzdi—’》,《内陆アジア言語の研究》Ⅶ,神户外国语大学,1991年,1—12页。

一、图木舒克语“(Tumshuqese)定名之商榷

这些东伊朗语文书中,尚未发现指称自己语言的名词。柯诺夫最早称之为“一种新的塞语方言”(Konow 1935);继而认为是一种“古老的于阗语方言”(Konow 1941, 1947)。但文书的出土地在巴楚的图木舒克,而不是和阗。所以,贝利否定了他的命名,而用“Tumshuq”一词(Bailey 1950)。后来,恩默瑞克即据此给了这种语言一个英文名称,叫作“Tumshuqese”(图木舒克

语),即地名“图木舒克”加上表示语言的后缀(Emmerich 1985)。这一定名已为国际伊朗语学界广泛接受,如上引《伊朗语言学概要》(Compendium Linguarum Iranicarum)和正在编印的《伊朗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Iranica),就都采用了这种定名。

然而,从图木舒克的历史发展和西域古语言的命名规则来看,“图木舒克语”一名似乎很难看作是这些文书所用语言的本名。

这些文书的语言是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中的东伊朗语分支,操这支语言的人大多是塞种人,所以又常称之为塞语。从语言归属来看,操所谓“图木舒克语”的人应当是西域的一支塞种,与其周边的于阗、小石城、疏勒同种。^[2]这些塞人是在公元9至11世纪蒙古草原的突厥、回鹘部族大批移居塔里木盆地以后渐渐消失的。因此,可以把这种东伊朗语流行的时间,放在10世纪以前的年代中。这种语言的命名应当使用这个时代的地名才对,正如在与此相同时代的于阗流行的东伊朗语自称作“于阗语”(Khotanese)一样。^[3]据我在上引文中对汉文史料的通盘考察,从汉到唐,图木舒克地区先后被称为“尉头”、“蔚头”、“鬱头”、“据史德”、“握瑟德”、“据瑟德”等(荣新江 1991),其原语应是同样的,只是汉字的用字不同而已。换句话说,就是所谓“图木舒克语”流行的时代并没有“图木舒克”这个地名。

按,tumshuq 不是伊朗语词汇,而是突厥语词。此词见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作为一般名词,意为“鸟嘴”。^[4]《突厥语大词典》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如果其时 tumshuq 已是地名的话,《大词典》应当有所著录。由此可以认为“图木舒克”这一地名在11世纪末期尚不存在,它作为地名(而且是个小地名)的出现,应是当地居民已经完全突厥化以后的事。而这一地名的大量见诸史籍,是晚到清朝的事,除“图木舒克”外,还有“图木休克”、“托木硕克”、“图木秀克”等写法。

依据名从主人的规则,我们认为使用突厥化以后的地名“图木舒克”来指称塞人占主体时代的这种东伊朗语是不合适的,其原名不可能是“图木舒克语”,而应当到这些书所用语言行用年代范围内的地名中去寻找,特别是从这种语言本身所写的材料找内证。

二、“疏勒语”(Sudani)定名辨误

近年来,林梅村先生提出一种新说,认为这种语言应当叫作“疏勒语”,理由是:(一)自汉迄唐,图木舒克地区均属疏勒辖境;(二)出土文书中的当地国王 Wasudewa 即《高僧传初集》卷二《佛陀耶舍传》所记沙勒王不念;(三)疏勒人慧琳《一切经音义》中的对音系统,与这种新发现的语言相同;(四)文书中的“sudana”一词,指的是疏勒人。^[5]林说最早是1989年在季羨林先生主持的西域文化读书班(Seminar)上发表的,当时季先生曾让我们分别从历史和语言角度来验证此新说,我们据研究的结果,在读书班上提出不同意见,但未被考虑,现将我们的理由整理如下,请读者判凭。

首先,林说依据《汉书·西域传》所记“疏勒国,王治疏勒城,南至莎车五百六十里”和《后汉书·西域传》所记“莎车东北至疏勒”,认为汉代的疏勒在巴楚盆地,但《汉书·西域传》的莎车国条,却记为“莎车国,王治莎车城,西到疏勒五百六十里”,按莎车城的座标,疏勒又得在今天的喀什附近寻找,而不可能在巴楚盆地。显然,《汉书》原本是自相矛盾的。^[6]《后汉书》所说“莎车东北至疏勒”一句,在传末,并未说明是指方位,据同书疏勒国条末所记“东北经尉头、温宿、姑墨、龟兹至焉耆”一句,似所说均为道路,则由莎车东北穿于阗河再西行疏勒,是当时重要的交通线。因此,这两条材料似不能改变传统所认为的汉代疏勒在喀什的看法。

其次,林说据汉代尉头国与唐代鬱头州不在一处,而否认贾耽所记鬱头州属龟兹境,进而否定黄文弼等人把图木舒克地区的古遗址归入龟兹文化圈的观点。按《新唐书·地理志》保存的贾耽《皇华四达记》的有关文字是:“又六十里至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鬱头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自斯坦因(A. Stein)以来,学者均将据史德城比定为图木舒克地区脱古孜萨来山南麓的古城遗址,当地百姓称之为唐王城。^[7]固然汉代之尉头可能不在今天的图木舒克,它大概经历了从北山游牧到定居于图木舒克一带的过程。但无论如何,唐人是用尉头(写作蔚头或鬱头)一名来作为据史德城所设羁縻州的名字,而据史德和尉头实为同一胡语的不同音译(荣新江1991,8)贾耽是德宗贞元间的宰相,他所记当本自唐朝官府所保存的官文书。《新唐书·地理志》